



剑与魔法

幻想作家最佳作品

大卫·邓肯

Dave Duncan

[台]陈岳辰译

“剑与魔法”的传奇世界
Science Fiction and Fantasy Writers of Best



奇幻武侠最终曲
Science Fiction and Fantasy Writers of Best



长江出版传媒



湖北少年儿童出版社



剑与魔法

幻想大师系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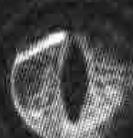
大卫·邓肯

Dave Duncan

[台]陈岳辰 译

“剑与魔法”的传奇世界

Science Fiction and Fantasy Writers of Best



奇幻武侠最终曲

Science Fiction and Fantasy Writers of Best

鄂新登字 04 号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剑空 / (加)邓肯著; 科幻世界译. —武汉: 湖北少年儿童出版社, 2012.5
(幻想大师系列)

ISBN 978-7-5353-6925-3

I . ①剑… II . ①邓… ②科… III . ①科学幻想小说—加拿大—现代 IV . ①I711.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2)第 080424 号

书名	剑空		
©	邓肯著 (台)陈岳辰译		
出版发行	湖北少年儿童出版社	业务电话	(027)87679199 (027)87679179
网址	http://www.hbcp.com.cn	电子邮件	hbcp@vip.sina.com
承印厂	孝感市三环印务有限责任公司		
经 销	新华书店湖北发行所		
印 数	1-10 000	印张	13.25
印 次	2012 年 7 月第 1 版, 2012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		
规 格	880 毫米 × 1230 毫米	开本	32 开
书 号	ISBN 978-7-5353-6925-3	定 价	28.00 元

本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可向承印厂调换



作者简介

大卫·邓肯(Dave Duncan),1933年生于苏格兰,后移民加拿大。

在投身写作前,他曾是一位地质学者。自从发现幻想的世界可以满足许多现实世界中无法成就的愿望时,他便全心投入了写作。其出版作品已经超过30本,其中大部分是奇幻书。

邓肯的代表作为奇幻武侠颠峰之作“御剑士传奇”系列以及《第七只剑》,除频频获奖外更被视为“剑与魔法”类型小说的经典。

责任编辑:傅 篓
封面设计:小隐君
插图绘画:刘 超
郭春辉
刘晓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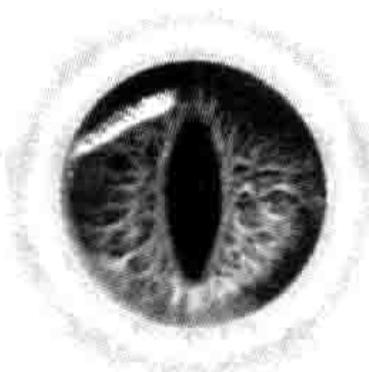


此为试读, 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目 录

引 言	1
第一章 父爱	6
第二章 指婚	15
第三章 狂吠之夜	22
第四章 庆功仪式	32
第五章 天伦聚	41
第六章 春天的阴谋	51
第七章 两代公主	60
第八章 长公主之死	65
第九章 谈婚论嫁	73
第十章 接亲	83
第十一章 退婚	94
第十二章 国王遇害	100
第十三章 摄政会	106
第十四章 预卜	120
第十五章 告别	127
第十六章 剑空	139
第十七章 英雄连祷文	145
第十八章 制约仪式	158
第十九章 新护卫	171
第二十章 宫中路	177

第二十一章	夜难寐	186
第二十二章	交易与恫吓	192
第二十三章	报复	201
第二十四章	秘术	209
第二十五章	审问	218
第二十六章	智抵王岬岛	229
第二十七章	故事	237
第二十八章	公主待嫁	246
第二十九章	探王之路	252
第三十章	小国王之死	261
第三十一章	击败护国主	268
第三十二章	写进连祷文	275
第三十三章	登基	286
第三十四章	为君两天	295
第三十五章	原来如此	309
第三十六章	事不过三	318
第三十七章	女王的婚姻	329
第三十八章	悔不当初	343
第三十九章	妇人之仁	354
第四十章	大狗殉情	367
第四十一章	两个愿望	374
第四十二章	海马的国度	389
第四十三章	剑士之家	393
第四十四章	如愿	400
后记		411



引言

马琳达仰头摆手、气呼呼地迈步穿过走廊前去会见大审问官，表情像是打算掐死他。她的鞋跟在石地板上咔哒响着，追在后头的则是金属的哐啷声，警卫穿盔甲执长枪笨重地跟上，他们比马琳达还要矮些呢！

进了棱堡主楼，里头古旧寒酸，墙壁空空如也，地板用木条铺设，说穿了分明是间阴暗的谷仓。春季飘风吹动壁炉一片白烟，荡起悬挂在屋椽下已经熏黑的破旧旗帜，厅中虽有上百盏油灯及烛台，却点不亮场内达官贵人的华丽衣饰。这一干人等坐在紫罗兰色桌巾后头，十三名大官排成一列几乎与房间同宽，正中央就是大审问官。厅中摆了张毫不起眼的普通木椅，想必是给马琳达的座位，不过她不屑一顾地往前走到那张大桌前才停下脚步，面对那个可怕的老头。一旁武装警卫立刻上前拦下她，场上顿时寂静无声。

先前在门口她就已经能从身高认出这家伙了——虽然是坐着，大

审问官还是比其他人高出一截，活像个人体绞刑台；而他也有审问官那种呆滞、毫不眨眼的凝视，仿佛提醒大家：他们身上的魔力可以感应到别人说谎；只不过他那张骷髅面孔一向就没什么表情。父王在位时钦定由他接任“暗室”的职务，马琳达继位时也同意让他留任，所以显然是这家伙在后头造反，而且看情形他这一反可发达了，从身上的红袍、颈上的金链看来，他已经晋升为玺维大法官。可惜马琳达身陷囹圄数月之久，对近期国政一无所知。

“你有什么权力如此粗暴对待我？”她开口质问，“居然派武装士兵把我像个平民一样捉过来！”

“你比较喜欢待在监牢里是吗？”对方低语，然后扬起声音，“瑞拿夫家的马琳达，奉国王之名——”

“是奉篡位者之名吧！”

新任大法官黑色瞳孔有层薄雾，好像洒了牛奶在上头，红色帽子边缘冒出些头发，跟白色蜘蛛网没什么两样。年事已高的他却一点也不退让：“你因多项罪行遭到起诉，包括重大谋反、多起杀人案件、邪恶非法的法术使用、通奸、渎职、通敌……”

“看样子以我这种年纪，我还真是忙得不可开交啊！身为玺维正统女王，我不认为这个法庭有权力针对你所提到的，或者其他任何罪状对我加以审判。”

对女王宣誓效忠的那晚，他名叫赫瑞修·兰斯金，不过成了大法官之后，想必他也受封成为某某大人了吧！这家伙屡屡表现得不带情感，一副只为国家兴亡、社稷福祉办事的模样，搞不好他自己还真信了这番鬼话，所以不认为自己这样换了主子有什么不妥，还可以声称是大义呢！此时此刻他的职责所在便是让马琳达受死，但倘若他没能完成任务，马琳达又回到本该属于她的王座上，那他搞不好隔天一大早也就装作若无其事地继续办公呢！

“不是上议员组成的陪审团我不承认。”

当然他早就想好如何回避这个问题：“这并不是法庭，女士。议会

收到一份建议案，要求将你褫夺公权，并求处死刑，原因是重大谋反、多重谋杀、邪恶——”

“你说话好像鹦鹉。”

那张枯瘦面孔依旧不动声色：“如果议会通过这份建议案，并经由国王陛下签署，那么就要将你斩首处死。正因如此，议会指派委员前来了解对你不利的种种证据，如果你不愿应答，那你有权保持缄默。”

也就是说，马琳达不是非得回答不可，但她默不作声当然就会被砍头；反过来说，就算她说了什么，还是一样会被砍头。大法官也间接恐吓说，他可以把马琳达送回那间单人囚室。她已经在那里饱受煎熬、度日如年，不但生活不适，也没有说话对象，更无从得知亲友音讯。想必对方也清楚她不计代价想要待在有人的地方，不管是接受质问或拷打都没关系。

她很快看了看即将出言审问的还有谁，左右各有六位，全都是五十岁以上的老人，身上披着毛草绸缎、穿金戴银，都是些有头有脸的人物。靠近那张木椅的是上议员，头戴小冠冕、身披貂边紫长袍；中产阶级的代表则坐得比较靠外面，衣着也没那么华丽，但是精美的外衣、披风、羽毛帽等等还是显得奢华浪费。除了两个平民之外，马琳达认得所有的出席者，因为每一个都向她宣誓过，每一个都发誓要效忠于她，可奇怪的是，居然还有几个人敢看着她的眼睛而不感心虚，例如那明明只是远房亲戚、言语乏味的肯朵芬阁下，还有同样穿着下议院制服的爱佛瑞·基德尔……这些人都来非难她，而且还一副大公无私的模样。

何苦呢？为什么不把她直接拖出去砍头算了？也只不过是个程序，议会一定得先看到证据才能决议，如此一来议员事后返乡，才可以在玺维各地宣扬前女王的确是个魔头，理当处死。这事情牵扯的也不只有玺维一国，其他国家领袖听闻议会居然处死君主也会大吃一惊。十三位委员后头的阴暗处还坐了一大群人，许多是文官、书记，还有很多审问官来探测她是否说谎；而人群中她更发现有些在接待大使与领事时见过的人，所以说这假戏真做的审判场，也是为了让欧若亚大陆各地可

以信服，并进而支持篡位者的表演节目。为了达到效果，就算微乎其微，他们也得貌似公正。

“我抗议这种不公的作为！”她乍看是对主席说话，不过其实是朝主席身后那些证人发声，“我得知将举办听证会的时间，距离现在还不到一天，根本没时间详读我受到什么指控，更不用说要为自己辩驳。我被单独囚禁在牢中半年，没有外界消息，没有仆人，连书都没得看，要求法律咨询也遭到拒绝，要求上议员作为陪审也不被允许，在这种情况下居然要我答辩——”

“这里不是法庭，你到底要不要配合我们的质询？”

“我很乐意向各位大人、各位代表解释来龙去脉，但一切必须合理。我希望能给我应有的王室礼遇：一张符合我身份的座椅，以王室头衔称呼——”

“听证已经开始了，瑞拿夫女士。你还是这么顽固的话，就只好回去原本的地方了。”

他可不一定是吓唬人，这短短的露面也许就足以说服外国宾客，因为她还活着，且拒绝了答辩机会。

“那就请书记写下来，我是在极度抗议的情况下开始应答！”她一转身走回那张简陋的椅子，坐在这儿她得非常大声说话，而且随时提醒她她有多孤单；这也是暗室的一贯伎俩。

“这由委员会决定。”主席说，“书记长，请您向各位大人及贵宾提醒一下第一条的内容。”

他身后飘出一阵微弱声音，马琳达在硬邦邦的椅子上动了动、拉拉裙子，她知道自己的衣服与宫廷标准相比太短了些，但这已经是她能找到的最合适的衣服，虽然偷偷收着期待有天自己能重见天日，但飞蛾和霉菌还是留下了痕迹。珠宝当然已经充公，甚至连镜子或像样的梳子都没有，只能自己想办法整理头发。

想办法……她的确是要想想办法，在这无情的城墙外还有个充满阳光欢笑的世界，支持她的人可能也在为她找活路，只是眼前她沦为阶

下囚，支持者也不敢采取行动。玺维正统女王活着一天，篡位者就一天无法安心，原本马琳达还以为自己会被暗杀——下毒、被刺、偷偷勒死她之类的，于是每天早上醒来发现自己还活着都可说是个惊喜。她只是没料到对手居然要公开处刑，而且她连做梦都没想到居然会有一场公开审判，直到前一天有人把这场听证会的相关文件塞进她手里为止。也许大法官某某大人还没能如自己预料那般操纵议会，而篡位者是受到舆论压力才搞出这名堂？

马琳达不知道自己该不该幻想，也许有那么一丝丝机会，自己是可以逃出生天的？可惜一旦有希望在心中摇曳，支撑她的愤怒就随之涣散，臣服于恐惧之下——情绪起伏不安，她手臂汗毛竖起，指尖开始颤抖。面对这生死关头，一切局势却对自己不利。

书记说完话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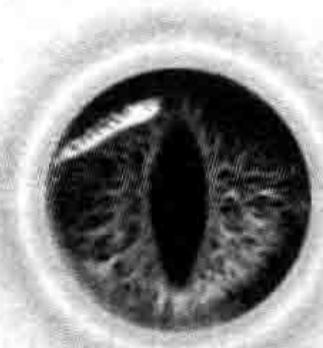
一名上议员冒出了问题：“……你密谋杀害自己的父亲，也就是已故先王安伯斯四世——”

“不对！”马琳达打断他的话，“我坚决否认这项指控！”

“你如何描述与父亲的关系？温暖？忠诚？负责？”

“这不是什么秘密，”马琳达从容不迫地回答，“我从小就学会恨他，怕他，也看不起他。等我长大懂事了，还是找不出什么理由要改变那些念头。前两任王后被他逼疯，第三任被他害死，第四任居然是个比我还小一个月的女孩。但我认为，作为君主，我父王是个贤能的明君，他英年早逝对我国伤害甚大，而他虽然私下做人霸道，我也不爱他，但我既没预谋，更一点都不想要他死。”

她没想过要杀死父王，一切都是意外。



第一章 父爱

爱会伤人：这是童年的最后一课。

——不知名哲人

十一月明亮凛冽的清晨，马琳达忽然醒来，想到这是她生日当周的第二天，便跳下床开门看看外面的走道，有个御剑士在楼梯上头她母后的房门附近坐着，受到制约要保护王后。御剑士身材都是一样精壮灵敏，葛丽芙王后的这两位看来更是相似，所以马琳达从这个角度也无法分辨到底那是迪菲爵士还是艾朗德爵士。反正也不很重要，重点是楼梯上头的御剑士穿着蓝绿色的制服。王后的御剑士现在很少这么穿，毕竟经过七年流放生涯，衣服破损缝补多次，也褪色不少，只有腰间宝剑他们自称还是锋利如昔。

御剑士感觉到有人正注视着自己，合上正在读的书，转头微笑一

下，马琳达这才看见是迪菲爵士。

“是今天吗？”她问，“他今天会来吗？”

昨天为了庆祝她的生日，举办了盛大的派对，岛上所有人几乎都聚在宫中，也带来浓重的绵羊和其他牲畜的气味；幸好没有鱼腥味——王岬岛没有渔港。马琳达在宴会上收到许多很棒的礼物，像是迪菲太太用金丝织的一套礼服、亚拉贝女士拿羊皮缝成的床单，还有其他人给了好几百颗羊角扣、扑鸟网、木哨子等等。这些东西是岛上的小孩亲手做的，他们的妈妈则准备了手套、暖脚袜等等送给她。马琳达记得亚拉贝女士一直努力教她宫廷礼仪，所以她虽然知道自己拿了五十七只木哨子能做什么，还是一个个地谢过大家。至于母后则是给了她一本皮编的诗集，不过现在她还看不懂，等长大些应该就能了解吧！

其他人的生日当然没这么热闹，毕竟马琳达是第一王储——如果有人不懂，她很乐意慢慢解释为什么她这么重要——也因此，每年她的怪兽爸爸都会送来一份特殊的礼物。去年国王送的是血红色石榴石项链，再前一年则是每小时有布谷鸟跳出来报时的时钟，更前一年是轻软如烟的紫貂皮大衣。到了现在，大衣已经太小，时钟吹了海风都生锈了，而大人也不准她在宫外戴项链，免得她去山洞探险、爬上爬下时给搞丢了。无论如何，怪兽的礼物是她生日那周的惊喜，因为会有一位御剑士远从伦敦城幽塘宫花上三四天骑马过来，就为了在她面前下跪，并献上包裹和有漂亮字迹的卷轴，而且都用王室印鉴封上蜡。马琳达无法确定哪一天御剑士会抵达，因为每年这时候，路况有时很糟糕，且两地的时间可能会有点误差。但葛丽芙王后的两位御剑士每次都知道是哪一天，他们说这是身上制约魔法的关系，就跟把剑戳进心脏的仪式一样。

迪菲爵士点了点头，伸出一根手指作势要她安静。

“妈妈还没醒？”马琳达却故意大声问，因为她知道如果王后不醒，那御剑士也进不来了。

迪菲皱起眉，摇摇头。

马琳达只得大声甩上门回到房里，透过窗户瞪着外面蔚蓝的大海——有白浪、白鸟，但远方海岸峭壁朦朦胧胧，所以看不见鲸鱼、海豹，甚至渔船。

得等多久呢？她母亲的作息很难掌握，因为王后夜以继日钻研各种圣灵文献，阅读各种法术秘典，还与玺维国内以及境外的术士通信，只为找出让国王重新爱上她的魔法。有时候葛丽芙会忽然对所有人埋怨起自身的不幸际遇，那时候连马琳达都得乖乖叫她“王后”，而平常就算只是想坐在母亲大腿上撒娇，也总要听她滔滔不绝地数落怪兽父亲的恶行。马琳达渐渐无法忍受这种事，同时察觉到迪菲太太和亚拉贝女士算是已经收养了她，所以御剑士就像是她的爸爸，其他小朋友是她的兄弟姐妹。她觉得自己很幸运，要是少了这些人，真无法想象日子会变得怎样。

她想了想，自己等一下应该还有时间更衣，于是拿了昨天穿的外套套上，不过选了双硬底鞋，便跑出去找早餐吃，跑过母亲房门前时硬底鞋发出很大的声音。

距离很远，并不是因为这里真的像宫殿那么大，这里只是好几栋屋子组合在一起。她的寝室在山坡上，下面洼地是大厅，外头都是树，所以很多阶梯要走。她一走进大厅，迪菲家的黛安就上前来给她个拥抱。黛安是马琳达最要好的朋友，她们都喜欢骑马、冒险，也都目无尊长。当然两人还是有些不同：黛安身材比较圆润，而且喜欢搂搂抱抱；马琳达比较瘦长，还得要注意自己的王室礼仪。黛安勾着她的手臂走到王后的席位旁，亚拉贝女士、迪菲太太都在那边讨论事情。

从远处看的话，这两位女士跟她们的丈夫一样难以分辨——一样矮胖、很有母亲味道，也都生了不少孩子。差别在于迪菲太太金发粉面，身上总带有新鲜面包或酥皮的味道；她是海岸大渔港出身，所以很喜欢王岬岛这儿海鸥飞舞、浪花四溅的景色。亚拉贝女士一头黑发，肤色红润，满身花香，她原本是个伯爵千金，下嫁平民之后还是保住头衔，也成了王后身边的正式女官；她为王宫的喧闹和斗争叹息，也告诉过大

家那些宴会、化妆舞会等等有多光彩夺目。这两位“妈妈”一起教育马琳达，她因此学会读书、舞蹈、音乐，而两个“爸爸”则教会她射箭和马术。两位女士说话说到一半忽然起身对公主行礼，这可不一样了！是九岁所以不同了吗？她算是个小姐了。

马琳达点头回礼，挤上长凳子，距离刚好可以偷听到一些对话而又不会太明显。“早安，各位女士，今天的天气在这个季节挺和煦的不是吗？”这句话是亚拉贝女士教过她的礼貌问候，其他侍女回应着……什么地方不太对劲呢？马琳达想不出来，有些懊恼，转头看看朋友，黛安坐得很近，她一向这样，好像时时刻刻都得跟人有接触，不管是谁都好，所以她妈妈都说她像跳蚤一样。

“你爸爸告诉我是今天！”马琳达随口说道。

“当然啊，跟去年一样是多米尼爵士吧，他好帅喔！”

“你不知道吧！”

黛安一副胜利眼神望了过来：“我知道啊！他昨天就来了，还在那个寡妇楠儿的小屋过夜呢！”

马琳达叹了口气，当场幻灭。御剑士知道每年的哪一天，是这个缘故吗？大家是否都在背后笑她啊？

“别乱说，黛安！”迪菲太太尖声说，“楠儿有间客房预备着。”

这么说来楠儿得跟猪睡了，否则哪来的客房？只是马琳达也不很在意这件事儿，反正这故事原本就漏洞百出——御剑士不用睡觉，又何需客房呢？“他昨天到的吗？”

“昨天半夜。”黛安妈妈肯定地说，“他骑了那么长的路，总得要有时间梳洗吧？您总不希望他满身泥巴还带着马儿的臭味进来才对？”

“是不会。”话虽如此，马琳达还是觉得自己被蒙在鼓里。不知道有多少人联手瞒着她？她拿了個苹果来吃，苹果的季节已经过了，下次要吃到她大概就十岁了！想到自己就要十岁了可真是高兴。

“开心点，至少不是派王室信差来。”黛安说，“如果是信差，不管几点钟都会把你拎起床呢！其实国王内侍真的是请信差过来，但御剑士

会帮忙，那是因为他们可以顺道看看我爸爸跟——”

“黛安！”她母亲板起面孔。

“是真的啊！爸爸说御剑士喜欢聚在一起，跟鱼鳞一样。”

亚拉贝女士插话进来说：“那也许是御剑士帮忙送信的一个小小理由，但他们想见的其实是公主呢！大多数御剑士都制约给单一的护主，可是禁卫军发誓的时候，都会宣誓要保护国王以及他的子孙和后继，所以马琳达公主也有点像是禁卫军的护主啊！”

马琳达想了一下，觉得这个解释还可以接受：“唔，反正重点是怪兽要记得——”

迪菲太太马上打断她的话：“公主殿下！”亚拉贝女士也叫了起来：“殿下！”

亚拉贝女士声音比较高：“您不能再这么说话了，提到您父亲，要称呼他父王或国王陛下——”

“王后说——”

“您母亲遭受很多打击，她——”

“八次流产，六次死胎，十二年的虐待——”

“也请您别再提起这些事情了！”亚拉贝女士看了迪菲太太一眼。她们很少有这种反应，真是奇怪。于是马琳达又开口：“他以为那个金发女人可以生儿子，不过七年来她连流产一两次都没有过。”

“老天爷！”迪菲太太喃喃说，“我们还有多久时间啊？”

“肯定是不多了。”

绝对有问题。亚拉贝女士忽然话锋一转，又说看来今年冬天气候不会太差，想必只是转移话题。

马琳达拿了块面包蘸蜂蜜吃，多米尼爵士人还不错，感觉像是妈妈的御剑士年轻时的模样，不过他眉毛是金色的，没什么睫毛。多米尼有一把叫作噬骨者的剑，他可以骑马倒退，还可以把苹果丢到半空中，在落地前切成四片——可是马琳达怀疑他根本是抛出去之前就已经偷切了一刀，丢出去之后再补一剑。